

海边人家

春天——小岛你好

□周江川

—

二

三

玻璃窗外弯月形的沙滩,细沙莹莹,阳光下映射出金黄的浪漫。海风就是勤快,从我遇到它们的那天起,它们就喜欢把海水往海岸上送,无时无刻,不知疲倦。可是,海水还是眷恋大海,匆匆而来,悄然而去。只留下沙粒在尘世,静静等候岁月的老去。

蓝白色调的爱琴海度假村,宛如圣托里尼的蓝白小镇。依山而建,错落有致,鳞次栉比。远看,有几分小布达拉宫的神韵,只是这“小布达拉宫”被覆上了清新的蓝与纯净的白,还有浩瀚的大海陪伴。

不管是什么天气,只要你来,它们定是你眼中的喜悦,可以入心,也可为画,更可以成为你的背景。不知道它们是何时受到了大海的诱惑,安静于此,成了秀山岛上一首百行诗。

常常想,此时,我手中应该有杯热茶或者咖啡,面前有台笔记本电脑。坐在秀山岛爱琴海岸边的玻璃小屋中,看看美文,瞧瞧海,望望蓝天,再羡慕一下沙滩上戏海的游客,写点心情故事。感觉这样,才对得起秀山岛上这一片祥和而又恬静的美。

我经常从岱山本岛驱车到这片海滩游玩,只是从来没有真的静静地坐在大海身边,看看书,写点什么。因为,我不喜欢独行。因为我个人感觉,没有亲人在身边的任何旅游都是不完美的,所以,我只是单纯地认为在这里看书、写作,是件十分惬意而舒心浪漫的事。

当然,来这里,有海,有风,有家人,一起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屋檐下

漫天遍野菜花香

□彭红

我轻轻摘下一片花瓣,放在手上,仔细观察那瓣金黄,那薄薄的一片金黄里包含着太阳的色彩和海风的温柔,还有斗败严冬的霜雪后而散发出的一种特有的淡淡的甜香气味,这是春天的味道。

在这个“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的季节,我来到了这一片油菜田,眼前的油菜花大半已经凋落,本已是暮春时节,加上昨日一天一夜的狂风骤雨,这一大半的金黄都已被泼进了泥土里,只剩下一小半的花朵在绿枝间摇晃,但抬眼一望间,仍然是一片鲜黄。

望着这片油菜花,不知为何,脑海里突然就闪现出了几千里之外故乡曾经的油菜花。思绪穿过时间与空间,小小的我背着书包,走在两边开满油菜花的乡间小路上,油菜比我高出一截,小路两边的花枝茂盛得相互头碰头,肩挨肩,走在这条由油菜花筑成的“隧道”中,我便被淹没在那漫天遍野的金黄里。

我所在的小学离我家有三四里地,每天上学都会走一大段乡间小路,穿过一块块种满庄稼的田地。油菜花开的季节,每天都要几次穿过那一片片花海,早上,路边的小草和头顶的花瓣带着珍珠般的朝露,晶莹剔透,清新异常;中午放学和下午上学时,经过明媚阳光的照



幸笑薇 摄

射,花气更加浓郁袭来,那漫天的花香犹如一张芬芳的巨网笼罩在整个大地上,风一吹,田野间翻起金色波浪,花香四散;千万只蜜蜂在花海里嗡嗡欢鸣,奏响甜蜜的乐章。穿过花海,衣服上、头上早沾满了金色的花粉,我便带着一袭花香走进教室或回到家里。下午放学回来,又有些薄薄的露水悄悄爬上了枝叶和花头,可能是被露水包裹的原因,花的香气淡了一些,却更加宜人。

走入海岛的这片花田,那泥土与花儿的清香将我包围起来,天空蔚蓝如洗,几片薄如轻纱的云在头顶飘飞,远处青山连绵,碧草茵茵。几只鸟儿在花田中央一棵孤独而高大的香樟树上鸣叫

有一种喜悦叫“等待的快乐”。待到岱山的蝶花三月天,就可以在阳台上看见从赤道姗姗归来的海上日出。

我喜欢看日出与日落,日出就像是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而日落是一场唯一不让人伤感的美丽送行。

早上5时左右,太阳还没有露头的时候。阳台上影影绰绰,一幅天涯水墨画静等“羲和”驾驭万道晨光,翩然而至。

孩童右侧的长涂,左前方的衢山岛在海雾中影影绰绰,一幅天涯水墨画静等“羲和”驾驭万道晨光,翩然而至。我等待过华山山巅上的日出,白茫茫的云海,当它露出头的瞬间,我的心跳动如击鼓。它优雅地、轻轻地离开云海,高贵而娇艳;当它血红却不刺眼的光芒射进了我的每一寸肌肤时,我感受到了生命源泉的温暖;当它大若磨盘的本体完全展现在我的面前时,我被它的万缕金光完全融化、迷醉。

如果说高山云海中的日出是一位英俊少年,那么大海碧波上的日出就宛若一位娇滴滴的少女。

静谧之中,海天相连,海水还在沉睡,一抹淡淡的红晕悄悄地出现在海天相接处。渐渐地,红晕开始蔓延,颜色也愈发鲜艳,将海水染成了橙红色。

太阳从海平面缓缓露羞,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光芒温和而又充满柔情。海水波光粼粼,在金光照耀下有了灵气,开始颤动。在万物惊艳地注目下,被映红的天空包裹住了整个太阳,绚丽晨光化作“金乌”的羽翼。

她来了,带着春天的无限温暖与希望!

着,似乎也在为这明媚的春天而歌唱。在海岛生活20年,虽然偶尔也能见到油菜花,但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远远望见,一闪而过。今天终于如此近距离见到成片的油菜花了,心里泛起一阵涟漪,一阵欢喜。我们小心翼翼站在花田的空隙处摆着各种姿势拍照,留住这份美好。因为过不了多久,这仅剩的一些花儿也将随风而去。

故乡的油菜花也早成了远去的风景,不复再现。大概是在我上中学后,村民们嫌种油菜产量低,收入少,便改种川芎、大蒜等经济作物,从那时起,便很少见到成片成片的油菜花了。前几年回乡,我更是在东一片厂房、西一片钢筋混凝土的老村庄里迷了路。汶川地震后,基本上所有村民都搬进了国家统一建造的小区房里,原来的村庄和大部分土地重新开发,曾经熟悉的村子、田地和道路早已面目全非,仅剩的一点土地也承包给了外地人,搭起白晃晃的大棚,种着反季节蔬菜和瓜果。

曾经宁静的村庄已经远去,曾经熟悉的道路已不复存在,曾经天真烂漫岁月也不知去了何处。那漫天遍野的油菜花成了一个金灿灿的梦,永远定格在记忆深处。

的笑容。孩子们身着朴素的服装,用优美舞姿、嘹亮歌声,将乡村生活的喜怒哀乐展现得淋漓尽致。舞台虽小,却承载着他们的梦想;观众大多是乡亲,却给予最真挚的掌声与喝彩。那一刻,乡村的夜被点亮,人们的心灵被艺术触动,彼此间的距离也被拉近了。

随着时间推移,牧童班逐渐走出乡村,登上更大的舞台。牧童张昌锡被评为全国除“四害”积极分子,前往北京受表彰;牧童班作品《牧童今昔对比》在1960年舟山地区文艺会演中,获评特等奖,还在舟山地区巡回演出三个月。牧童班还荣获全国儿童先进集体称号。

在牧童班身上,我们看到乡村的质朴与纯真。他们像一颗颗种子,把艺术火种播撒在乡村土地上,让乡村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他们用音乐和舞蹈讲述乡村变迁,传递着乡村声音,让更多人了解乡村,爱上乡村。

我在海边读书

听心

□周国成

有段时间没有好好地读书了,今年4月23日是第三十个“世界读书日”,虽然说读书不是一天的事情,但是有时候仪式感还是需要的,我在一个独属自己的房间内静静地翻起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风靡大江南北的诗人、散文家席慕容1997年出版的文集《生命的滋味》,开篇就读到了《初心》这篇文章,读着席慕容的文章,我的心里泛起了阵阵的涟漪。

“我一直相信,生命的本相,不在表层,而是在极深极深的内里。它不常显露,是很难用语言文字去清楚形容的质素,我们只能偶尔透过直觉去感知它的存在,像是从灵魂深处隐约传来的呼唤。”

是呀,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埋藏着一颗美好的初心,在自己自由的世界里,一直盛开着,清澈高远,永不凋谢,在生命的旅程中不断地倾听着、不时地在呼唤着自己。

就在此时,我不就是在轻轻地倾听着自己发自内心的声音吗?就在此刻,我的内心深处似乎隐隐约约地传来了久违的呐喊。

听心是淋漓酣畅、心欢神悦的过程,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们可以自由地去倾听自己最初发出的心声,放任地去追逐自己最初勾勒的梦想,可以是纵横天下、笑傲江湖后的豪迈;也可以是顺流而下、和佳人轻言细语后的欢笑;可以是仰望星空、哲思闪耀后的深邃;也可以是琴声弹奏奏梁后的低回……

听心是自我审视、自我反省、自我救赎的过程,如佛师的入定,可以参得人生的禅语,如武师的闭关,可以修炼成绝世的神功,如巨匠的孤独,可以创造伟大的发明。

我窃以为听心的过程,就是享受精神家园、荡涤心海浪花、充实内心梦想的旅程。

“只要是不断在成长着的人,心中就会不断地染上尘埃。”

可是现实生活中的我们还有时间听着自己的初心去前行吗?凡尘之中的我们还有心情唱着自己的歌谣去领略吗?

生活给了我们如山的重负,岁月给了我们如林的荆棘,时光给了我们如逝的光阴,一路走来,面对诱惑、面对挫折、面对迷茫,我们可能迷失了初心,拐向了不同的方向。我们似乎没有余暇去叩问自己的心灵,没有心情去聆听自己的心声。

“总是在无法预知的时刻……我们心中霎时光满了可能是伴随着刺痛의狂喜,也可能是一种神圣而又甘美得无法言传的战栗。”

当我们静静地坐在寂寥的旷野中,默默凝望着天上的星星,听着自己心跳的时候,你的心愿是否会瞬间流淌?当我们悠闲地处在音乐弥漫的茶室中,品着幽香的茗茶,想着自己来时路的时候,你的心声是否会在心底吟唱?当我们独处居室,静静地躺在床上,让思绪飞扬,任初心泛滥,此时的你是否因找回原来的自己而热泪盈眶?

“‘初心’是上苍分配给每一个个体的天赋,是让我们在恰当的时刻能够短暂地参透天机的触角。”

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中,我们更应该去寻找自己可能已经丢失的天赋,可能逐渐遗忘的初心。

当我们找回了自己的初心,向前奔行的时候,我们还得不断战胜自己,迎着希望,向着美好进发。

我们该追逐心灵的自由,获得精神的解放。朝着阳光的方向出发,你就会披着一身霞光;朝着风雨的方向出发,你就会看到绚丽的彩虹;朝着自己的初心出发,你就会到达幸福的彼岸。

席慕容的《初心》,呼吁着我们在这个功利繁复的社会中保持本真之心,去直面内心的“初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抗异化的精神路径。

今天我读着《初心》,仿佛和席慕容在对话,闻着书香,触摸着她的文字,感受着她的睿智,聆听着自己的心声,呼唤着自己的初心。

可是如今的我还可不可以继续向心的方向出发吗?

心香一瓣

牧童班:奏响乡野的牧笛

□张满良

在岁月勾勒的乡村画卷里,有一抹灵动的色彩——牧童俱乐部(牧童班),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星辰点亮了乡村文化的夜空。

1954年秋,岱西念母乡(小乡)海雄、海丰两村试办农村俱乐部。1955年12月舟山地区农村俱乐部工作现场会议在念母乡召开,试点经验得以推广。1957年,岱西乡中心俱乐部获评省先进单位。1958年,岱西乡牧童俱乐部(牧童班)应运而生。

牧童班由当时乡团委副书记陈文章发起组建,有队员四十余人,都是十几岁的放牛娃,文化程度不高。当时耕牛是盐农生产的主要工具,牧童们除放牛外,还参与除“四害”等社会活动。而学习文化、开展文艺宣传活动是孩子们最期待、最投入的快乐时光。

清晨,第一缕阳光还在薄雾中徘徊,牧童班的孩子们就已聚集到村中心的老

祖堂。老祖堂静静见证着他们的成长。孩子们稚嫩的脸上,满是对艺术的热爱与执着。他们手中的乐器并不名贵,却承载着对生活的美好憧憬。悠扬笛声穿透清晨的宁静,唤醒沉睡的村庄;婉转二胡诉说着乡村故事,那些平凡又动人的瞬间,在音符间缓缓流淌。

牧童班的排练困难重重。条件简陋,资源有限,但孩子们的热情不减。年仅15岁的张志加主动挑起编剧和导演的重担,大家自编自演,互相学习,彼此切磋。没有宽敞排练场地,田间地头、农家小院就成了舞台。夏日骄阳似火,他们在树荫下挥汗如雨;冬日寒风凛冽,他们在屋内跺脚取暖,依旧坚持练习。对艺术纯粹的热爱,让他们在困境中不断前行,绽放光芒。

夜幕降临,乡村广场热闹非凡。牧童班的演出,是乡村夜晚最盛大的节日。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脸上挂着期待